

特殊的“妈妈” 共同的“家”

——走近青岛市儿童福利院的温情守护者

在青岛市儿童福利院，有一群特殊的“妈妈”。她们与孩子没有血缘关系，却日复一日用母爱般的温暖照料着数百名孤残儿童；她们中有人是被遗弃后在这里长大的孤儿，外出求学又回到这里当起保育员“妈妈”；有人是近30年坚守一线的儿科医生，用专业减轻孩子们的病痛；还有人是在课堂上的老师，教给孩子知识和生活技能……母亲节前夕，记者走进儿童福利院，记录这群特殊“妈妈”跨越血缘的守护故事。



特教老师任晓华在陪孩子们做益智游戏。



于海滨耐心地帮着孩子做医疗康复。

1 从孤儿到保育员“妈妈”，“我要守护曾经的自己”

“好不好吃？慢点吃……”5月6日下午，保育员宫萍正在给小雪喂食水果，如同母亲般呵护，让小雪吃得津津有味。今年39岁的宫萍，已经在福利院工作了13年，但她的身份有些特殊——她自己也曾是这里的一名孤儿。30多年前，宫萍被遗弃在青岛路边，没有名字、没有生日、没有来历。福利院的妈妈们给她取名“萍”。儿时的宫萍对自己的身世并无概念，直到上学时听见同学的窃窃私语——“她是孤儿”，刺耳的字眼刺痛了她幼小的心灵。那段时间，她变得不愿上学、不愿交朋友。

是保育员妈妈们，照亮了她的世界。“‘妈妈’的存在像一束光。”宫萍说。也正因如此，她暗暗下定决心，要守护更多和自己一样的孩子。2013年，毕业后的宫萍没有选择去远方，而是回到青岛市儿童福利院。“这里就

是我的家，比起远方，我更想回家。”她成为一名保育员，一如当年被照顾那样，开始照料其他孤残儿童。

福利院现供养数百名儿童，其中绝大部分是残疾儿童。脑瘫、智力障碍、失明、手足残缺……照顾这些孩子的难度远超普通家庭，穿衣、喂饭、翻身、排痰，每件事都需加倍耐心。宫萍回忆，有位叫小蕾的孩子，出生仅10天就被遗弃，一直是宫萍照顾她。“她长到十个月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对我叫了一声‘妈妈’，这是

第一次有人叫我妈妈。当时，我真的是热泪盈眶。”

“自己从小在这里长大，在保育员妈妈们呵护下成长起来，所以我特别了解孩子们需要什么。”有着同样经历的宫萍工作特别认真，为此，福利院成立了“宫萍工作室”，以她为榜样，和同事们一起分享照料孩子经验、研究解决问题。当年从福利院走出去的那个孩子，如今又回到这里，成为孩子的“妈妈”，宫萍也与自己的保育员“妈妈”成为亲密的同事，一起守护着更多的孩子。



特教老师在教孩子们唱歌。

2 30年的守梦人，“每个微小的进步都是骄傲”

与宫萍不同，于海滨是一名儿科医生。1997年，她走进青岛市儿童福利院，至今已近30年。她每天查房、下医嘱——哪个孩子过敏了、发烧了，她一个细节都不放过。查完房后，她还会去医康楼，与康复师一起为特需儿童评估，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医疗方案。

“来，咱们一起运动一下，用力支起来，加油！”在康复室里，于海滨一边协助孩子做康复训练，一边加油鼓劲，如母亲般温柔呵护着孩子。

在福利院里，于海滨不仅是医生，更是孩子们的“妈妈”和“朋友”。孩子们说不清哪里不舒服，她就从面部表情中慢慢捕捉情绪；夜班时，能行动的孩子会到一楼找她，她或是默默陪伴，或是从美食聊到理想。“我对这群孩子既有妈妈的成分，也有朋友的成分。”至今，几位已离开福利院的孩

子还常给她发消息：“妈妈，我想你了。”

一个叫航航（化名）的脑瘫患儿让她印象最深。航航刚来时几乎没有自主活动能力，眼神里满是无助。“如果能通过早干预让他站起来就好了。”于海滨和同事们日复一日地悉心照料、系统康复训练，航航也特别坚强，从不哭闹。终于有一天，航航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。“那一刻我激动得热泪盈眶。每一个微小的进步背后，都饱含着我们的努力与孩子不屈的意志。”

从1997年走到2026年，于海滨把自己的青春时光献给了这里。她说：“看着这些孩子，确实会让你忍不住地想去好好疼爱他们。我们是孩子们的守护者，要给予孩子的是母亲般的关爱，填补他们情感上的空缺，成为孩子们生活中温暖的力量、照亮他们人生的一束光。”

3 超越血缘，不是家人却胜似家人

和于海滨一样，于新在福利院工作也将近30年，她是儿童福利院资深的特教老师，虽然近几年不再从事一线教学，但她依然是孩子们心里信赖的“妈妈”。

“下午4点，我要去开家长会。”采访过程中，于新一直看着时间。原来，有福利院的孩子在普校上学，只要学校有活动，福利院特教科的老师便作为“妈妈”准时参加。

作为特教科的负责人，于新的“战场”不仅在教室里，更在城市的街街小巷，她还负责对接在普校、盲校、职专就读的孩子。对于那些智力接近正常的孩子，她的目标是让他们融入社会。

最让她触动的是带孩子们去超市购物。于新和丈夫告诉孩子：“妈妈有钱，随便挑。”但那些智力受损的孩子，每拿起一样东西，都要先看一眼大人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我可以拿吗？”那一刻她老公眼圈红了。”于新说，“自家的孩子可能觉得理所当然，但他们哪怕想要，也懂得克制。”这种超越血缘的情感羁绊，让于新觉得自己不是家人，却胜似家人。“甚至我们对他们的耐心，比对自家孩子还要多。”于新说。

生活在儿童福利院的孩子，虽然没能拥有亲生父母的关爱，但他们享受着院里“妈妈”们的悉心呵护。在儿童福利院里，像于新、于海滨、宫萍这样的“妈妈”还有很多，她们或许不是传统意义上围着灶台转的母亲，但她们赋予了“母亲”这个词更厚重的含义。她们用青春填补了命运的缺口，用专业守护了生命的尊严。正如她们所说：“我们可能不是最好的妈妈，但我们一定是被最需要的人。”

这，或许就是母爱最伟大的地方。

从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到《一定要跟妈妈好好说话》 几十年歌声变迁，读懂母亲的时代烙印

两周前，一首歌《一定要和妈妈好好说话》悄然刷屏，“一定要跟妈妈好好说话，就算她的爱笨拙，用错了方法，别等岁月带走她，后悔没好好待她……”很多中老年母亲说，听了这首歌，心被直击，泪眼模糊。

几十年来，颂扬母爱的歌曲从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到《妈妈的吻》，再到《听妈妈的话》《是妈妈是女儿》，直到今天这首戳心的歌……歌词有所不同，但一代代母亲笨拙而深沉的爱，从未改变。

牺牲与守护——全能型母亲形象

在50后、60后、70后的母亲们心中，有一首印象深刻的歌曲是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。作为一部电影的插曲，影片放映时可谓“万人空巷”，观众无不被感动得泪流满面。歌词中“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块宝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”深

深打动了人们的心。这一时期的母亲形象是典型的“牺牲型”母亲，无私奉献、任劳任怨、隐忍吃苦。那个时代的亲子关系中，孩子仰望母亲、依赖母亲、感恩母亲，母亲是永远的付出者，只讲奉献，不讲情绪，也不

辛劳与隐忍——传统负重的女性形象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生活逐渐变好，但母亲的角色依然被家庭和子女所捆绑。这一时期的代表歌曲《烛光里的妈妈》《白发亲娘》等，描绘了母亲衰老、沧桑、默默负重的形象。歌词中“妈妈唇上的皱纹，晒黑了，苍老了，沉默了”表达了儿女开始看见母亲的苍老和疲

惫，不再是万能的守护神。这一时期的母亲形象是辛劳、隐忍、沉默的传统女性。她们为子女操劳一生，青丝变白发，眼里全是牵挂。亲子关系中，孩子开始懂得心疼妈妈，看见她的苍老，但母亲依然忍着，憋着，不麻烦孩子。

再后来，随着农民工进

理解与共情——从单向奉献到双向奔赴

进入2010年代，尤其是近年来，随着互联网和AI智能时代的到来，文化反哺现象日益显著。年轻一代掌握的信息和技能大大超过母亲那一代人。亲子关系中，距离感和代沟成为显著特征。孩子长大了，开始有了自己的三观，而母亲停留在旧观念，矛盾开始显现。歌曲《是妈妈是女儿》反映了这种代沟和彼此相爱相杀的情绪。歌词中母亲说“孩子，我只能唠叨，因为我已经帮不上你了”，承认自己的软弱和局限；女儿说“我已经长大，不再是小孩了，我也会受伤，也

会累”，表达了自己的独立和脆弱。最终，母亲和女儿实现了相互理解和体谅，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和包容对方，母女关系得到了升华。《一定要和妈妈好好说话》这首歌提醒年轻人，在成长的过程中，他们想要独立，想要冲破家庭的牢笼，但有时情绪会失控，对父母大吼大叫。而母亲会感到受到伤害。这首歌成为母亲和孩子之间的桥梁，劝勉年轻人学会好好说话，同时也要理解母亲的局限和付出。

这一时期的母亲形象更加真实和接地气。母亲

不再是被这种价值观塑造长大的。她们习惯了吃苦和牺牲，不善于表达内心的需求，默默为家庭和孩子付出一切。这样的母亲形象在很多歌颂母爱的歌曲中被反复传唱，成为一种精神象征。

城打工和城镇化速度的加快，子女开始远离家乡，代沟问题逐渐显现。这一时期的代表歌曲《妈妈的吻》《听妈妈的话》等，反映了母亲形象的变化。母亲永远放心不下远行的孩子。母爱的形象不再只有神圣和伟大，开始有了生活化、接地气的的一面。

几十年歌声变迁，记录了中老年母亲的时代烙印。从牺牲与守护到辛劳与隐忍，再到理解与共情，母亲形象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亲子关系的演变。 记者 王丽洁